

菜花甲鱼

□周祖斌

春天既是赏花的季节,更是美食的季节。对于“菜花甲鱼”爱好者而言,也迎来了他们舌尖上的春天。

甲鱼,学名“鳖”,又名王八、团鱼。甲鱼本质上不是鱼,而是一种水陆两栖爬行动物。甲鱼一般10月底进入冬眠,要到翌年菜花黄时才出去觅食。由于一个冬天的养精蓄锐,满身的脂肪经过锻炼后,肥瘦相宜,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极具滋补功效,民间谓之“菜花甲鱼”。

早年的家乡,水网遍布,河塘纵横,水产丰富,在家乡的沟河堤岸边经常见到甲鱼的身影,要想吃它,花费点工夫总能达到目的。每当春暖花开之际,特别是雷雨过后,数量尤多。乡下一些捕鳖能手都有一双慧眼,在河堤上瞄个几眼,就能发现河中甲鱼的藏身处。要么用猪肝作为诱饵耐心垂钓,要么直接下水去摸,一般很少空手而归。

当下,野生甲鱼绝对是个稀罕物,价格自然不菲。时常有人拿三两只人工养殖的甲鱼冒充野生的,说是在乡下沟河里捉来的,但明眼人通过查看甲鱼背壳和脚趾,一般都能辨别。当然,人工饲养的甲鱼与野生甲鱼口感和营养价值相差甚远。

甲鱼自古以来就是大家喜爱的水产食品,早在3000年前,西周就设有“鳖人”的官职,专门负责捕鳖供奉王室食用。早在周朝帝王就以甲鱼来招待贵宾及有功之臣:“饮御诸友,烹烹鳖脰膾。”《左传》中,还记载吃鳖“染指”的故事。古代美食家声称,甲鱼具有鸡、鹿、牛、猪、鱼5种肉的美味,素有“美食五味肉”之誉。清朝美食家袁枚专门在《随园食单》

中《带骨甲鱼》记述了一段甲鱼的制作方法。

俗话说“鲤鱼吃肉,王八喝汤”,肥美的甲鱼清炖煲汤是最好的选择。轻啜一口泛着油花的甲鱼汤,鲜!真是能鲜掉眉毛来,食罢顿生“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品”之感。红烧甲鱼是传统的家常名菜,起油锅放入甲鱼,大火煸炒,小火焖炖至肉香飘散,再用旺火烧到汤汁起黏,即可出锅。端上桌的菜花甲鱼,外覆一层诱人的油亮金红,加上阵阵扑鼻的香气,撩拨食客心弦。

近几年,许多饭店推出的“甲鱼捞饭”很受欢迎。甲鱼剁成块状,用酱油红焖半个小时,再用小锅灶继续文火焖煮。此时的甲鱼浸润在红润黏稠的汤汁中,口味软烂香糯,吃上一两块后,在泰国香米饭里舀上汤汁,夹上一块甲鱼。服务员一般会给主宾夹一块裙边,这是甲鱼的正点之味,裙边胶质浓厚,食之粘口。

甲鱼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它的全身都是宝,鳖甲、头、肉、血、胆等都可入药,食用甲鱼可有效增强人体机能。《黄帝内经》说:鳖“食之滋阴补肾,养人阴气入任脉”。《本草纲目》记载:“鳖甲主治心腹痞痼,坚积寒热,去痞疾息肉,阴蚀痔核恶肉。鳖肉主治伤中益气,补不足。鳖脂主治除日拔白发……”《中药大辞典》记载的甲鱼用药部位就有8种之多。

不时不食,甲鱼也不例外。一旦到了春夏之交,甲鱼肉质老柴,肥美不再,身价猛跌,连名字也被唤作“蚊子甲鱼”了。此时和“菜花甲鱼”的无限风光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江海
风物



春到水乡

陈顺源

荠菜

□刘伯毅

民谚说“吃了荠菜,百蔬不鲜”,可见荠菜的鲜美和人们对它的喜爱。

荠菜耐寒,冬天也有,冬天的荠菜长得慢,胜在味香,只是冬天的荠菜,叶子有点萎黄,品相不好,即使被发现,人也不大理睬。只有当春风吹拂过,春雨润泽过,阳光变得明亮刺眼,荠菜才伸胳膊蹬腿、舒展腰身,尤其是菜地、麦田里的荠菜,得了土里的肥气,越发壮硕起来。人们在晴好天,拿了小刀提了筐篮,笑嘻嘻走进田野,一边沐浴春天的阳光,享受大地清新的气息,一边挑荠菜。

荠菜长得很好看,叶修长如柳,边缘有锯齿。荠菜也有一个好听谓,和“聚财”谐音。但寻荠菜要有耐心,它善变。在土壤瘦瘠的向阳坡地,它长成灰紫色,匍匐于地,这种荠菜吃起来韧劲大,宜凉拌,要多

咀嚼,但香味特浓。长在菠菜和茼蒿间的荠菜,也和菠菜茼蒿抗争,一个劲儿往上长,叶片嫩绿,叶茎细长。要是荠菜长在河堤上,外形又和绿草差不多,大小不一。到了春末夏初,荠菜还会在顶部结出碎碎的米粒状的白花,不过那时荠菜已经不好吃了。

吃荠菜的时候,也是二三月间青黄不接时。我小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艰苦的家庭多,有些人算计了过日子。到了星期天,家长就叫子女们去挑荠菜,做荠菜馄饨。富裕的人家买一斤肉和在里边,一般人家摊几个蛋皮丝,调味压色。到了晚上,柴灶上下馄饨,家里香气弥漫热气腾腾。一家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围坐在桌旁,桌上有一小碗加了香油的酱油,大家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期待,有说有笑一

灯下
漫笔

起吃荠菜馄饨,长辈还往往从自己碗中挑出两个给儿孙吃。橘黄的电灯光,照着一家人的平和满足。几十年过去了,和自己同桌吃饭的人在不断变化。有的亲人满怀着不舍永远离开了我,也让我常触景生情,看到荠菜看到馄饨就想到疼爱我的长辈。现在人们喜欢挑荠菜吃荠菜,也有一份恋旧怀念的感情在里边。

许多诗人、作家吟咏过荠菜,宋朝辛弃疾写下了“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诗句,这既是抒情也是写实,千百年来被人称赞,呼唤人们到大自然中寻找春天寻找美好。荠菜花是小花,似乎也只有一种颜色,静静地河边田间开着,但这不能剥夺或妨碍荠菜向往春天绽放美好的权利。荠菜的这种品性,我觉得和我的个性相符。因为我也是一个能量比较小,喜欢静又同时向往美好的人……

玉兰
一瓣

清晴可喜

□丁维香

早晨上班到办公室,发现同事小李一个劲地在傻乐,跟她开玩笑:“这么高兴,是买彩票中奖,还是收到礼物了?”小李笑道:“没有啊。”说着她把我拖到窗前:“但是你看,原本以为今天会下雨呢,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太阳,这么蓝的天,好开心。”看小李高兴的样子,不禁想起沈启无书简里的一句话:“今朝清晴可喜”。天气,清晴可喜;一个人遇到好天气,赶紧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风雅可喜;小李因为好天气开心,纯真可喜。我读了看了觉得可喜。

看《枕草子》,有温柔细微的感动在心头蔓延,作者清少纳言用“有意思”来形容生活的美好。她说,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頂,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细微地横在那里,是很有意思的。秋天傍晚乌鸦归巢,是很有意思的;大雁排成行列飞去,也有趣;日没之后,风的声音,以及虫类的鸣声,也都是有意思的。桃花、杨柳是有意思的,下雨是有意思的,猫、狗是有意思的,穿衣、说话、客人来访都是有意思的……

生活中可喜的有意思的东西很多,有的虽微小却温暖。它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小确幸”,出自村上春树的随笔,解释为“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就是那种也许你平时不曾注意,可一经提醒就会觉得世界瞬间变得如此美好的感觉,这样的小确幸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阳台上的一盆白兰花,去年不知道生了一种什么病,枝枯叶落,我以为它死掉了。今年春天,令我惊喜的是掉光了叶子的树枝

上竟长出了新芽,渐渐的叶片重新布满枝头,清新翠绿,吐露一片生机。劫后重生,我感动又欢喜。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史上最长寒假终于结束,回到学校,回到孩子们中间,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没有比这更叫人高兴的了。在南通图书馆借书,挑了一大堆难以取舍,没想到管理员说:“你的证没有逾期不还的记录,所以一次可借阅14本书和两本杂志。”耶,捧一摞心爱的书回家,可喜不可喜!老公从海南岛寄了一箱椰子,坐在家里就能喝到新鲜的椰子汁,可喜;开车上班,一路都是绿灯,可喜;网上搜索,搜到一篇新发表的文章,可喜;宠物狗生病,在宠物医院挂了10天水,又能吃吃喝活蹦乱跳了,我揪着的心终于放下,可喜……

朋友说我的“开心点”低,凡事高兴是因为生活平顺,少有烦恼。其实不然,也许我们会以为只有有钱有闲的人,才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其实清少纳言命运多舛、身世坎坷,她身处逆境,却对外界的美好有着纤细敏锐的感受,尽享自然与人间的惬意与欢快。所以,对美好的感受与一个人的境遇无关。苏青晚年蛰居浦东一间陋室,年衰体弱,孤独贫困,却一直让朋友寄不同节气的花籽。那一年,苏青的病越来越重,自知来日无多,她还给朋友写信道:如寄花籽,只要活一季的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对谁都一样。但如果我们对生活常怀珍惜感恩之心,保持心灵的柔软性,去感知幸福、感悟美好,就处处都有微妙的意趣与欢喜。

芬芳
一叶

苑中草木深

□陈健全

“浮生常博物,记得去看花。”这些年来,每逢周末,到家门口的南通博物院散散步看看花,已成习惯。但因疫情按下暂停键,直至清明时节,博物院终于开放了。扳过指头一数,闭馆足有72天。周日,顾不上返乡劳顿,即与妻子来到博物院。

从公园桥南的北门进去,入眼草木向荣,人面欣欣,尽管游人多半还戴着口罩。一片梧桐新绿过后,喜见雅枫的新叶间,一簇簇紫红色的小花蕾随风摇曳。想起来,每至深秋,这一路霜染如血的枫叶总是引得众人注目、遐思。不过,怎么就没注意到,枫树的春天也有花开?

沿新修的濠滨步道往前走,因了连日春雨吧,水清如镜,两岸桃柳尽映水底。九曲桥畔,江鸥掠空,鱼翔浅底,还有密密麻麻的螺蛳吸附于石岸,身子附着青苔,和着拍岸的清波舒展身躯。柳岸边,桃花已谢春红,焕然一新。挂于水波的柳梢风致最好不过,丝丝缕缕,翠嫩一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遇见小孩子折柳当作玩物,情不自禁想起自己小时候何尝不也喜欢折柳?折柳,不是折成柳条帽,就是归家让大人做春饌妙物——柳芽摊饼。

上岸,方过临水而筑的谦亭,大草坪东南角,忽而一树花开如雪的石楠映入眼帘。石楠新生的绿叶顶端,一团团密匝匝的白花茂盛极了,至少得有上千朵吧。看苑方的说明牌,言其“抗二氧化硫、氯气等有害气体”,让人赏花之外,犹生敬意。树下的灌木为木槿、金丝桃,其叶亦吸附灰尘,净化空气,花期差不多下个月就到了。

转眼间,眼尖的妻子发现灌木林间一丛二月兰,亲切得如遇心心念念的闺蜜。确也是,它叶如翡翠,花似蛱蝶,俏对春光,跳动着音符,

欢快着心情。爱花人都知道,但凡到了春天,南理工校园的二月兰就顿成“网红”,一时爆屏。而北大燕园的二月兰,更因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二月兰》,气象独具,名传于世。不知怎的,同为写二月兰,我却更喜欢宗璞先生的《花的话》,“忽然间,花园的角门开了,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他没有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

好花知时节,再往西行,牡丹园正是姹紫嫣红开遍。一朵朵牡丹竞相绽放,花瓣层层叠叠,雍容华贵,令人心旷神怡。弥漫的花香中,就在绚丽多彩的新品种“曹州红”“雪塔”前,一位娴雅的女士手机咔嚓不已,还来了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全城!”

方抬脚,抬头望见一棵树干耸立的七叶树。娇艳滴翠的树叶为七片,叶大且形美。每年初夏,满树硕大的白色花序,似一盏盏华丽的烛台,蔚为奇观。入了秋,叶色渐红,有如国画中曙红加点儿赭石,加之枝头点缀小果子,颇有禅意。它还有一个别名——娑罗树。提起它,最初还是游北京西山大觉寺知道的那辽代古刹中遗存着两棵古娑罗树。据说,其为佛门圣树,佛祖释迦牟尼顿悟佛法,涅槃均提到此树。可巧,前不久读到朱天曙教授的一本随笔小书,他就是因为喜欢这树,才取名《七叶集》的呢。

未到南馆,但闻人语响。近到南馆药坛之侧,一看,原来大家正陶然于一株木绣球花。盖因那绣球花绿莹莹的一片,让人激赏。是啊,春和景明,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绣球愈发显得楚楚动人。不过,细视其花,它更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单

个的五片花瓣虽小,但无数个绽放的花瓣紧紧抱团,便成一朵花团锦簇的绣球。况且,每个绣球也不孤单,因为在它的身边,许多伙伴围拢着成簇开放,一体焕发出生命的华光溢彩。

药坛中,一地的泽兰、马兰、芍药、薄荷、益母草、丹参、鸭儿芹等始露风华,而青青艾草已郁郁葱葱。我忍不住抚摸钟爱的艾草,一股奇异的馨香随之沁人心脾。记得小时候,进了初夏,妈妈总不忘采来艾草,将之煮水,本草香味浓郁,让我洗脸、泡澡,浑身舒爽极了。端午一到,满城家家绿艾悬门,艾叶如旗,菖蒲似剑,艾香飘逸。妈妈除挂一束于门楣之上,总是插一束艾草于堂屋条几东首的青瓷瓶中,满堂生香,少不了说声“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什么的。及至长大,方知出典《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苑中徐行,海棠、樱花早已落英缤纷,落红一地。看来,今年的物候早于往年,它们的花事可惜错过了。而一篱蔷薇的花蕾倒是含苞,应离花期不远了。

赏过稀见的藏南丁香、朝鲜丁香等紫丁香,入濠南别业的铁艺大门,一抹云霞又惊艳了双眼。先贤张謇手植的一架百年紫藤,盘根错节,花枝茂密。一株白色的紫藤如瀑如幻,香气缭绕,蝴蝶翩跹;一株紫色的花穗满吊,宛若流苏,渐入佳境。纷至沓来的游人,尤以女士为甚,久久拍照不去。这,不正应了李白的《紫藤树》诗所云:“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更妙的是,恰遇同乡的新华社签约摄影大师宋诚林兄在此创作,我们每年不约而同相会于此,拍几帧特写留念,不亦乐乎!

意犹未尽中登临别业二楼阳台,放眼望去,不止于苑中,通城也层碧叠翠,一片新绿。到底时序轮转,疫情不掩芳华,生生不息的草木告诉我们,2020年的春天已然到来。